

峰子 著

我们都是活在动物园里的飞禽走兽，
过着禽兽一样简单平常的日子，
做着禽兽一样简单美好的小梦。
偶尔，羡慕禽兽。

飞禽走兽



飞禽走兽

峰子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飞禽走兽 / 峰子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203-9
I. ①飞… II. ①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0910 号

书 名	飞禽走兽
作 者	峰 子
责 任 编 辑	刘 佳
特 约 编 辑	曹福双
装 帧 设 计	王国蕊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7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203-9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我的妻子昱儿

推荐序

飞禽不飞，走兽不走

关于世界末日这个事儿，我和峰子聊过，就在二〇一三年年初，我们俩在一小饭馆里喝着酒骂着街，说好的一九九七年彗星撞地球没戏，说好的一九九九年太阳黑子也过期，说好的二〇〇〇年启示录作废，连最期待的二〇一二年玛雅历法都失效了……后来聊到据说最新一期的世界末日是二〇〇六年，我们俩算了一下自己的岁数，顿时都很伤感，肯定是赶不上了。

和峰子相识已久，各方面都颇为投缘，比如我俩同样曾经卑微，一路打拼直至今天的凤凰男类型的出身，再比如我俩当初同样拥有着的文学和挣钱这两大梦想。当然在文学方面我比他幸运一点点，但他在挣钱方面比我也幸运一点点，基本上1:1打平。但他如今也出书了，我顿时开始表示怒己不争，哀己不幸。当然众所周知，没人会一直怨恨自己，这股子怨气很自然而然的会转移到那个身为你朋友却比你优秀的人身上，所谓从笑人无到恨人有，这都是人之常情。我就想：不是都说福无双至么？凭啥这厮就事业梦想双丰收啊？就非得早早儿地把人生过圆满了是吧？这是奔着德艺双馨的节奏呗？……反正就是在心里把人家损一

顿，自己就能平衡许多似的。

言归正传，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能做成事儿的人，都是能人所不能及，敢人所不敢做，比如峰子。他是有末日危机感的人，总担心时间不够用，文学梦酝酿好了就一定要实现，于是公司开得好好的且正在上升期时就竟然不管了，然后各种携带一切从简，一个人跑到大理的苍山，找了个环境优美闲人免进的地方租了间房子，启动电脑打开 word 就开始写圆梦。说真的，相比一场义无反顾的爱情，峰子这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其实更难，毕竟都活在万丈红尘难以自拔，庸情琐事不好割舍。我也曾无数次幻想过自己潇洒地放下现在拥有着的、在进行的、很矛盾的、来之不易的一切，然后去做一件我一直想做却没时间没机会做的事情，但却不能够、不敢想。说句哲学点的话：每个人都想活成纯粹的自己，但太少人能做到。这也就是我佩服峰子的原因，他的理想主义、信念、执著、热爱，以及勇气汇集成了这本书，我深知，这不单单是一本书，而是他一次足以热泪盈眶的梦的实现。

嗯，那份感动，就像我能挣到一千万时一样，幻想中……

我之前看的都是峰子的一些中短篇，长篇小说是第一次读，当然也是他第一次写，于是阅读中一直有种“要了他的第一次”的快感。之前的中短篇，峰子已经被我私自扣上了“矫情逼”的帽子，无论是文字与讲述上的对名家模仿，还是故事的情感倾诉与内核表达，明显都是想到某一个闪光点或者受到某一处的触动，然后完善成的故事，那并不是一种完整的情感表达。当然我并不是说写得不好，相反让我惊讶的是峰子的阅读量，他的中短篇小说虽然有效仿，但却皆是究其精华，是那种因

为大量阅读后不自觉地下笔时就带出其所读过的作家风格痕迹的状态。比如有一篇叫《盲臣记》，竟让我在一篇中读到了王小波、韩少功、苏童、和贾平凹等好多作家风格融为一体的状态，甚至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风格写中国乡村，这份认真和领悟不用在爱情上，肯定是用在文学梦上，否则就太丧尸了。

再言归正传，《飞禽走兽》这本书，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峰子孜孜不倦的练笔，以及对很多名家不自觉地效仿。于是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属于他自己的文字风格。风格是一种很悬的东西，如影随行，无声又无息……好吧你也知道这是歌词，但我就是这么个意思，这点难能可贵。他用属于自己的文字语言讲述或者说回忆了那种漫山遍野的青春。虚构的“苕溪镇”成了一个我从没去过、他也没有过浓重的景物描写、我却开始无比向往的地方。

看这部书稿时我有过冲动问峰子这里面多少是回忆多少是杜撰，后来我没问，因为关于青春的很多回忆，我们每个人都有杜撰的成分，就是那种不自觉地按照自己意愿改造记忆的状态。想看的只是一个我们读得很共鸣的青春，比如“在我多年以后懂得跟异性发生真正的亲昵行为之前，我一直认为，只有两件事儿，才真正能够让人永不厌倦，一是吃饭，一是手淫”这样的句子在这部书里很多，真实地映射着那个我们哭笑的年岁儿，那个如同峰子写的一样，不知道友情是友情、爱情是爱情的青春。

我想我知道峰子要表达什么，因为如今的我们都是被生活潜规则了的演员，已经没有诉求了。三个互有关联的故事，其实无非在讲述着鹅卵石形成前的人生。我尤其喜欢第二部，那种文字，是那种“生活还有

努力的余地么”的感觉，真实、残酷。当然这部书是个整体，峰子用跳进跳出的第一、第三人称叙述不妨碍这本书的基调，或者我该怎么和你们说这本书呢？可能会给人印象这是个灰色调的故事，人被禁锢着向往着禽或兽的自由。但其实呢？峰子说“偶尔，羡慕禽兽”，是啊，那是青春，那是肆意，那是为所欲为。

我更喜欢书中人物那种草根出身草根心却又不卑不亢的状态。那是峰子对待生活的状态，很真实。我还记得峰子有一次喝酒醉了，哭了，说那么一句话：“我不是说我想活得多好，我就想活我自己怎么就这么难啊？”是啊，难。每个人的成长都如同这本书里写的一样，你是一匹野马时你没有草原，等你有草原的时候已经没心气儿奔跑了，好在峰子还在决定要奔跑，而且我相信他眼前，已经有了一片草原。

有部电影叫《香港制造》，女主角阿屏的妈妈说过一句话：“我女儿16岁，她现在死了，永远都这么年轻，你就惨了，还要慢慢熬。”我喜欢这句台词，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们无法一直能停留在“飞禽走兽”时光的悲哀。我知道，峰子知道，你们也知道，如今在这个社会，我们缅怀青春，却早已经活在一种“飞禽不飞，走兽不走”的状态了。

让我们在圈养中依然可以真诚向往驰骋与翱翔。

赖 宝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写于北京

代 序

独身定制

公元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午后，我靠在办公室的老板椅上打盹儿。

那是一个特殊的下午，几乎所有的人，内心都有点儿小动荡，都无意无意怀揣不同鬼胎，等待着那个被闹腾已久的所谓“世界末日”到来。一万个人心里，有一万种关于末日场景的假想，一万种假想，最终都归于天昏地暗，电闪雷鸣，洪水抹平大地。后来，大伙儿清醒过来：妈的，这纯粹是人类自己跟自己开的一个玩笑，世道远没有败坏到诺亚方舟的年代，上帝仁慈，不会轻易灭绝祂亲手创造的一切。阳光依旧灿烂，该干活还得干活。

我靠在椅子上打盹儿。有人敲门，我一时懒得应。敲门之前，任何人都能预先看到，我的门上挂了两块板子，一块写着：“汇报结果 少说废话。”这块板子一年给我省下几百斤倾听琐碎细节汇报的时间，让我得以写写毛笔字，喝喝铁观音，琢磨琢磨各种不着调的事儿。另一块写着：“进门请先敲门 允许之后再进。”这块板子大致有效屏蔽了个

别横冲直撞的异类员工，让我不必在接打私密电话、接待神秘访客时，顾忌有人贸然闯入，搅得我措手不及。

门敲三巡，我才蔫了吧唧应了一声。门随即轻轻推开，我助理走进来，手上捧一快递包裹，交给我，然后出去，门随即轻轻合上。

包裹用瓦楞纸盒封装，死沉。我看一眼快递单，显然不是当当的图书、京东的电子产品，或者阿里巴巴的成人性趣用品，收件人地址、姓名、电话一律没错，全是我，却没有填写任何寄件人信息。我用美工刀划开纸盒上的透明胶带，打开盒盖，先看到一张三十二开大小的集体合影相片，五颜六色躺在那里，面上的塑封有些旧了。取出相片，下边是一封信函，普通国际信封，不带任何企业抬头，也没封口。信封正中央写我亲启，很不错的硬笔行书，撇捺间有米芾意，右下角却是恭恭敬敬的楷书：“海生缄。”

我突然之间困意全无，整个下午没再犯蔫儿。

海生，可说是在老家安吉，在高中时代的铁杆儿挚友。高中那些岁月里，我跟海生之间聊过些什么、玩过些什么，多半早已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那会儿我们同睡一个寝室，有很长一段时间，都睡在上铺，两个铺位紧靠一起，我跟他就隔着木床栅栏，脑袋顶着脑袋睡。每天夜里寝室熄灯后，旁人扯淡的扯淡，溜号的溜号，我跟他伏在枕头上，冷天则窝在被子里，就着手电灯光，我看闲书，他飞快地写日记。有时候他写得比较少，几分钟就完事儿，有时候要足足写上半个钟头。写完，我把书给他看，他把日记本给我，让我批注。我们俩还做过好一阵子同桌，但是我跟他的亲密关系，主要建立在这样的无数个夜里。批注别人

的日记，是一件私密附带信赖附带荣誉感的事儿，对双方而言，都是一种奇特的体验。现在想来，脂砚斋评注曹雪芹的《石头记》，恐怕也不过如此。因此海生充分尊重我这个脂砚斋，在他的本子上给我留了整整一半儿版面，他的日记写左边，我的批注写右边，逐日逐日对应。我的批注，有时候寥寥数语，微言大义，有时候喧宾夺主，一发不可收，篇幅字数远超他的正文。一个本子，任何一方先写完，海生就另换一本，但都是黑面硬壳最普通的那种本子。从我跟海生要好开始，我想我们写掉了总有二三十个那样的本子。那时候，在我们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脑袋里，装得最多的并非文学常识、英语句法、物理定律和数学公式，而是对飘渺未来的种种真实却不切实际的预测，对无聊课程的种种愤懑而喑哑的抗议，以及对异性的种种介于纯洁和龌龊间的幻想。从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瞳孔看出去，社会其实是遥远的，不存在的，校园围墙隔离起的那一亩三分地，才是我们真正的社会，具备一切社会所应当具备的物质要素与精神要素，拥有一切抵制光明和创造阴暗的可能。社会治安要求和平，我们脑袋里所容纳的种种，倘若呈现于校园橱窗或年级板报，明显属于异端，离经叛道，不见容于社会。因此，海生的日记本，便成了唯一的精神走私渠道，至少是我跟他的渠道。我们俩默契配合，共同撒野，仿佛两个打劫的罪犯，一人望风，一人行动，然后共同分赃。事实上，从海生的日记本，已经分不清谁是原创者，谁是批注者。其间有誓言，有劝诫，有哀感顽艳，有反躬自省。我们是那些文字的联合缔造者，只是不知道，现在海生是否仍让它们在这个世界存在着。

高中毕业之后，我来到上海一所二流大学念书，然后中途辍学出来

打工，然后留在上海奔波创业、恋爱结婚、买车购房、读书写作，我让自己逐渐摆脱了无聊状态，学会了种种装逼形式，并正向牛 X 境界死命挺进。上海，俨然成为我在诸多形象之间转换演化的实质性根据地。海生当年则考虑再三，缓了一年，转到安吉县城，继续念高复班，不是落榜，他说他想考一所更好的大学，例如中国人大、南京邮电什么的。那个年代，通讯手段依然接近原始，没有电子邮件，没有 QQ、MSN、微信等聊天工具，在安吉老家打一通电话，得跑到镇上邮局，排队等候一两个小时。作为穷酸学生，我们远不知手机为何物，甚至腰间远没有扣上可供臭屁显摆的中文 BP 机。在分隔两地后的第一年里，我跟海生陆续有过三五通书信往来，那是我们仅有的交流和通话形式，之后鬼使神差就失去了联系，到我收到海生寄来的包裹为止，差不多过去了十四五个头。

我认为没有什么比相片更能证明时间的飞逝，在容颜的具象老化之下，“岁月如梭”、“光阴似箭”等等形容词，都成为花哨无力的屁话。海生随包裹给我寄来的那张相片，正是我们那年的高中毕业照，我相册里也有，但十几年来没打开瞅过一眼。这回拿起来端详一番，谁是谁居然需要小心辨识。我在相片里分别找到了海生和我，海生在右上角，我在左上角。海生是那么忧郁，忧郁到让人担心他的天寿，我是那么青涩，青涩到像是这十多年没怎么活过，就直接逼近中年了，仿佛春天跨过太短暂的夏季，直奔秋天。

我又展开相片底下海生的书信，只薄薄一页纸，纯手写，依然米芾体，浑厚精美，跟那会儿海生日记上的字迹近似，只是意味更醇熟了。那时候，我稀奇的是，都说字如其人，可是像海生这样一个忧愁柔弱的人，怎会

写出这样一手刚强敦实的好字呢？此刻，十几年后，我稀奇的是，在书信这东西濒临灭绝的而今现在，海生如此郑重其事给我捎来一封手写信函，他会写些什么？随之而来的另一个疑惑是，他是怎么找到我的？

海生的信，是用极其简洁的半文言文写的，读着恍如民国年间的文人骚客，清风拂面。虽然阔别了十多年，信上并无太多寒暄，只开头“见信如晤”四个字轻轻带过，接着就径直解答了我的疑惑。海生说，他早就注意到我发表的各类文字，那些传播在网络上的小说、杂文和诗，虽然我用的全是笔名，但他仔细读过少数几篇后，就认定那是我写的。然后他借助百度——万能的百度，查到了我现在的真实职业，以及我职业所属的企业官网。我的所有快递信息，都是我的官网告诉他的。海生说，在我们那一届几十个文学爱好者里，据他所知，一直保持写字习惯的同窗，也许我是仅存的一位，也许我还算得上是一名专业的边缘化作家，其余当初的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等，文采早就随着戎马商场灰飞烟灭了，甚至险些包括他自己。因此，他希望将他这辈子唯一一部书稿交托给我。

海生说的书稿，就是快递盒中最重要的这件实物，用牛皮纸包扎，解开，老厚一摞 A4 纸，竖版黑白打印，粗略目测，不下十公分厚，附带原稿 CD 光盘一张。海生说，因为看到我对文字的执著如一，他深感触动，才又重新拾起了写字这个他此生真正把玩过的嗜好。书稿是半年前就基本完成的，所差的只是润湿修饰和拟定章节。可惜天不假年，三个月前，当他知道自己患了脊椎癌，就兴致全无，“虽是仍然心爱书稿，却唯有当多情深缘浅的美人，不复与之发生任何关系了！”海生说他年龄越大，越发觉自己是个无比恋旧的人。跟我一样，若以世俗标准度量，

他后来过得也算成功，但真正值得回味并书写下来的，也无非十多年前那无比贫乏却又无比富足的高中三年，于是他花了两年工夫，揉捏各种能够揉捏起来的散碎时间，利用各种允许被利用的场所，例如无心睡眠的夜晚，出差的飞机上，百无聊赖的会议室里，主要使用电脑键盘，间或使用手机屏幕，换来了这部记忆中的书稿。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去，也许很快，也许还能挨过一阵儿，但是“事如春梦了无痕”，死是必然的，只是比他预期的早了太多。海生说，既然书稿已托付给我，就任凭我处置了，可以等到年岁再大些的时候，墙角边，太阳底下，拿出来翻翻，就当重新活过一遍那不堪的三年。风云际会的时候，也可以拾掇拾掇，找个主子给卖了，换点沽酒钱，证明生存之道不限于蝇营狗苟，也能够以文为生。果真出版，文字任由宰割，唯一的要求是，不可署海生的名，得以我的名义面世。海生最后跟我说，其实最近十年来，他也一直长居上海，但是让我千万别琢磨着去找他，“重温旧梦，便是破坏旧梦”，以往的一切，有这一部书稿代为储存，已经足够了。

要找到海生也许并不是一件麻烦事儿，顺着送件的快递公司往下摸就行，但是我谨遵海生的要求，我没去寻找他，因此我又一次与海生失散。直到现在，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活在这世上。跟当年海生写日记、我批日记的职能性质一样，在这之后的约莫两个月时间里，这部书稿成为我随身携带的重要物品，之前是海生，现在换成我来揉捏各种散碎时间，利用各种空间场所，我在候机厅里、咖啡馆里、办公室里、床上、马桶上、自备车上，仔细通读了三遍书稿，接二连三感到惊奇。虽然海生自称他的文采险些被世俗生活淹没，但我必须承认，这是一摞好文字，好过我

写过、发表过的任何一类文字，仿佛隐退江湖遁入空门的高僧，再打，还是能打十个。虽然海生用的是散碎时间陆续写的，但是文气顺畅，了无羁绊，仿佛在板凳上一个月坐方了屁股连续写成的。最令我惊奇的是，虽然海生天性忧郁，多愁善感，这部书稿却写得诡异多端，五味俱全，仿佛众神附体，牵扯着他手心里的秃笔，一顿挥洒。

三遍书稿读下来，一厚摞A4纸已经被我涂抹得一塌糊涂。跟海生一样，我也不知道这部书稿最后的归宿是什么。很多事儿正是这样，你并非知道了归宿才去做，正像你全然不明了你这条命最终会向何方生长，但你依然如故，精心预谋着你的生命走向。我主要在书稿上动了这么些手脚：

原稿的初衷是忠实再现记忆，因此逐次写来，不施技巧，多少带点儿报告文学的味道。我给打乱了，按照我理解中的人、事、物重新组合，使它带点儿错位，带点儿节奏，带点儿悬念，读着更像一部小说。

原稿几乎一气呵成，不分章回，对阅读耐力考验挺大。我给拆成了几部，每部各分若干章，并替它拟定标题。

原稿有些段落内容，记忆与我所知当年的实情不符，且毫无生趣，我酌情给改写了。原稿有些段落内容，记忆与当年我所知的实情不符，但明显比实情更符合常理，我便一仍其旧，只字不动。

最重要的，这部原稿，名字叫《西苕溪》。西苕溪是我们高中学校跟前的一条溪流，历史上有些名气，这在海生的书稿里被反复提及。我嫌这个名字文艺气太浓，与整体文字气质大不相合，并且倘若将来出版，搁在书架上，看着更像一本地理书，因此我思忖了一阵，给改成了《飞

禽走兽》。理由十分简单：现在再看那个年代、那方天地里的一切人与事，正如同上帝打量整个世界，眼中的天地只是一个动物园，有人在天上飞，有人在地上跑，有人飞着飞着突然一个闪失，掉了下来，有人跑着跑着猛然扑棱起翅膀，飞了起来。我们都是活在动物园里的飞禽走兽，过着禽兽一样简单平常的日子，做着禽兽一样简单美好的小梦。

偶尔，羡慕禽兽。

峰 子

自序

平行的世界

每个人心坎儿里，都装着一部旷世之作，生来就长在那儿。有些人手欠，某时某地某年月，不经意间抖落出来，所谓妙手偶成。大多数人，或者懒，或者蠢，或者志不在此，一辈子也没写出来，或者写着写着，写砸了，好比迎风尿尿的时候没扶正，尿歪了。

这部文字基本就属于尿歪了。写到十分之一处，从指尖流出去的汉字就已经不听使唤，只管自己横冲直撞，四处瞎窜。这是一种类似梦遗般既兴奋又懊恼的体验。

最初的想法，是顺着记忆，如实记录那段不小心被唤醒的日子，阿猫阿狗，吃喝拉撒，挨个儿登场，想弄一个流水账式的“记忆断代史”。粗粗拟了个框架，打开手提电脑，开始敲。才敲了一页 Word，发觉记忆这玩意儿，远不像预估的那样靠谱，它不具备足够的拉力牵着你手指走，至少在写字的时候，记忆很容易沦为谎言的附庸。我从没写过这么长的文字，前后花了差不多整一年时光，在工作、吃饭、会议和大便的空隙间，大致写完。准备润饰前，自己粗略看一遍，有些情节真实得仿佛太虚幻，大部分内容虚假得仿佛现实生活。我还能分清，哪些来自记忆，哪些是